



北国风

剃头匠

段金林

我大爷是个剃头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发师。时间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但大爷的形象还清晰的印在脑海里。

大爷是个大高个,长条脸,佝偻腰。外出剃头时,他就挑着剃头挑子走村串乡,挑子一上肩,他的腰板就显得更弯了。大爷的剃头挑子其实很简单,一头放个凳子,还有木头箱子,里面放着那些剃头工具;挑子的另一头是个生火炉子,有人形容单思恋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大概就是从这里的来。

那时候剃头摊子不像现在这样考究,招牌也不醒目,大爷理发的摊子是临时支个帐篷,一般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屯子理发,就是在街头巷尾找个敞亮的空地,支上摊子;人民公社化以后更多的是在生产队的队房子里,这样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更适合于理发剃头,另外逢集他必去。为了占个好地方,天刚一冒红,他就赶到集市。我问他为啥去这么早,大爷总说,咱靠卖手艺吃饭,不能让顾客等咱,如果弄反盆子,那就等于自己砸了饭碗。正因为大爷抱着这样的观念,几十年下来他都是如此经营生意,当然也挣了些钱,第一批在屯里盖起新房子的就有我大爷,乡亲们眼馋得直流哈喇子。

理发这活儿看上去挺清闲,其实还是挺累的。大爷常说,活忙的时候屁股一整天不能粘座,站上一天两条腿酸疼得就像两根木棍似的,厉害的时候都失去知觉。每当说起这些时,他会挽起裤腿让我看他的小腿,只见腿上青筋暴跳。我说你就不能坐着剃头,大爷说剃头的也有规矩,剃哪里取什么姿势都有说头。好比说剃头顶的头发时,身体要往前倾斜,还要微低前胸;剃耳边的头发时要含胸挺腹,两脚成马步站定;刮脸时,要弓着身子,收紧背腰。



腹部的肌肉,用力轻柔适度。讲这些你就懂得了理发不能坐着的道理,当然了站着理发也有展示技艺的成分,更是对顾客的一种尊重。

大爷理发有独到的功效,娴熟的技艺,许多顾客宁可在这里等上一袋烟的功夫,也不愿意到别的理发店理发,顾客说,到大爷这里理发是一种享受。那时候理发不追求什么发型,年轻的男人剃平头,有点文化的剃分头,上年纪的干脆剃光头,人们叫它葫芦瓢。

人巧不如家什妙。大爷又有把好剃刀头,我仔细看过那把刀,钢口闪光锃亮。刀把是筷子粗细竹子做成,刀刃就像蝉翼,十分独特。大爷磨刀一般不在磨石上磨,而是在磨披上蹭,磨披就是把一块牛皮剖成五六公分宽的长条,再背上椅子,牛皮就挺实了,可以在上边磨刀,又不损伤刀锋,大爷在上面磨刀正七反三,这样磨出的刀可吹毛立断。我试过几次,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鼓起腮帮子往刀刃上吹,那刀像吸铁石一样头发迎刃而上,立即断为两截。

正因为大爷有这样一把好剃刀子,理起来才得心应手,给顾客一种美的享受。每当他把剃刀往头皮上一放,头发就贴着头皮刷刷地断掉,噌噌的声音都能听到,低沉而清晰,就像挨着头皮吹着一阵爽柔的小风似的,美妙的声音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酣然入睡。打了一个小盹儿,头就剃得妥妥的,那真是舒坦。

再说刮胡子,他先抹上一层肥皂沫,再用热毛巾捂上五六分钟,然后才动手开剃,他用拇指和二拇指紧贴头皮,一刀下去整个下巴就干净了,接着再提刀,就像做按摩一样,给人的感觉那真是一种享受。

不仅如此,大爷理发还有许多绝活,就拿用剃刀掏耳朵来说,那真是够绝。他把剃刀伸进耳朵的深处,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触到耳廓痒痒的酥酥的,让人舒服的要死,仿佛坠入雾里云外飘飘欲仙。

随着时代的变迁,像大爷这样的剃头匠已经很少了,虽然还没有彻底消失,少见这是注定的了,不免让人有点怀念。

父亲从1933年参加游击队到1941年,仅仅八年时间从一个战士成长为抗联三路军三支队的领导。父亲的每一次晋升都是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他多次负伤,左腿被打断,耳朵被炮弹震聋,他身体里折磨他后半生的一些弹片直到他去世火化后才找到……

抗联悍将 父亲王钧

滨滨

有学者誉父亲王钧为抗联悍将。父亲的确英勇善战,身先士卒。长期的对日残酷斗争还造就了他临危不惧,转危为安的本领。因此他的战友们也称他为福将。父亲从一个农村的青少年学生逐渐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英雄,靠的是他那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对党说一不二的忠诚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当然他的成长离不开党组织对他的培养和教育,离不开各级领导和战友对他的信任和提携,如冯仲云、李兆麟、冯志刚、王明贵等。

打鬼子连连晋升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们,在我们那个年纪他们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创立的汤原少年先锋队。1933年,由于他有文化又勇敢,锯电线杆子,贴标语任务完成得好,很快他就被送到共产党的游击队接受军事训练。后来就成了共产党创立的汤原游击队最早的队员之一。因为他机灵,在游击队中父亲总是承担最危险的任务,比如在敌人饭桌间给游击队发战斗开始的信号,摸伪军岗哨,徒手夺日本指导官的枪等。就这样,因为他一向作战勇敢,很快就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到1936年,父亲刚刚22岁,就得到抗联第六军军部领导的赏识和信任,被任命为抗联第六军军部保安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他参加了攻破汤原城的战斗。为了与关内党中央和红军取得联系,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线,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决定西征。父亲率团保卫六军军部参加了1937年的第一次西征。

除叛徒保后方壮大队伍

由于抗联西征是抗联斗争中最惨烈的一段历史,父亲常给我们讲抗联西征的故事。1938年7月,为保证第二次西征胜利,西征前,六军参谋长冯志钢派父亲到二师十一团任团长兼政治部主任并在第二次西征的部队前打头阵。他们明知走出深山到平原,前有拦截后有追兵,空中有飞机轰炸跟踪会是多么的危险,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征的路程。西征中每天都有战斗,甚至几次战斗。由于西征极为艰苦,且有随时牺牲的可能,很快参谋长韩铁汉叛变。在师长被杀,自己被缴械关押,部队被拐的情况下,父亲逃出叛匪窝,又徒步跑三只跟着他的野狼,赶在叛徒之前,连夜跑回后方报信,挽救了后方和军部。冯参谋长马上任命他为十二团政治部主任去收缴叛变的师部和被拐跑的十一团。父亲机智地在叛徒接近日军接降地约500米时,命令十二团先向鬼子开枪。日军以为叛徒诈降,开枪将叛徒韩铁汉打死,把叛军打散。这一仗,父亲不但收回了他十一团还收回了师部的人和机枪班。由于十一团被叛徒裹走已被取消番号,王钧将十一团的兵补充到十二团。两个团变成一个团,父亲的十二团实力大大提高。

出征屡战屡胜

之后父亲参加了抗联六军12团和抗联三路军3支队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战斗。根据省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从1938年冬起,父亲带6军12团缴了龙镇附近讷漠尔伪自卫团和通北县日本开拓团的马,将部队变成骑兵,率领部队在通北、德都、北安一带开辟游击区。之后又缴了南齐岭警察分驻所;何家大泡子伪自卫团;打了渡边日本守备队;偷袭了孙强骑兵团。

1939年1月2日,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了东北抗联西北指挥部,以海伦为界,开辟龙南、龙北两个游击区。

父亲率领的十二团活跃在德都县平原地区讷漠尔河流域,在此期间,他率领十二团在德都县田家船口击溃一支4倍于抗联的“讨伐队”。击毙日人县长警尉目黑俊一,活捉德都县伪警务科长刘日升等25人,缴获步枪30余支。

田家船口战斗后,十二团随第二支队在谷家窑突然被来自北安、克山、讷河的近千名伪军包围。

父亲在此阻击战中机智地指挥战士运用他首创的平原战壕站术。因为日军子弹可打穿院墙,战壕刚挖出的土也挡不住子弹。王钧命令战士们在场院外挖战壕并把土放在战壕的后沿上。战壕的土包在人的前面但在人的后面。



抗联雕塑

鬼子的炮兵以为抗联躲在场院内,即便看到战壕也以为抗联战士在土包后面。这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力的保护了自己,打击了敌人,让抗联屡立奇功。之后父亲率领的十二团担负带领部队突围的重任。他组织了三个梯式的骑兵突击组,从正南方突围。使敌人腹背受敌。父亲带后续部队扩大突破口。掩护二支队有序地相继突出敌围。

“今天折你翅膀,来日平原再战!”

1939年5月,第三路军将袭击嫩江一号飞机场的艰巨任务交给父亲。父亲利用嫩江一号飞机场扩建的契机,派侦察班长史化鹏以劳工身份打进机场,很快摸清了机场兵力部署情况。飞机场距关东军136旅团司令部不到10公里,而且东南方向距伪军混成旅也不到六七公

里。父亲命令部队换上警察服装迷惑敌人,捉拿了北大营伪军团长孙成义。十二团又砸开了监狱,放出关押的犯人,组成300多人的队伍。打开了敌人的武器库、弹药库和军需物资仓库。缴获机枪5挺,迫击炮3门,长短枪300多支,子弹2万余发,汽车一辆和大批粮食、物资。天亮后,父亲身穿警务科长制服趁势缴了孔果伪警察署的武器。之后父亲又以孔果伪警察署的名义给龙河伪警察署打电话请求支援。龙河伪警察署马上全副武装,沿着公路直奔县城。父亲的部队又用这身伪警察制服缴了龙河伪警察的械。

攻克讷河县城的重大胜利后,日军把王钧视为眼中钉,高价悬赏捉拿、暗杀,派遣大批日伪军围剿十二团。父亲沉着应战,先后取得唐大火犁战斗、火烧于屯战斗、三马架屯战斗的胜利。而后,又率十二团把敌人引到德都县东南的凤凰山上,先歼灭了日军一个骑兵排,又包围并缴了400多名伪军的械,取得了凤凰山大捷。从此,十二团声名在外,被讷河一带的群众誉为“英雄的十二团”、“打不败的铁军”。

攻克山,击毙日军少将

1940年4月下旬,根据伯力会议精神,第三路军改编为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4个支队。父亲被任命为三支队参谋长。攻克山和三进呼伦贝尔是父亲在三支队任职期间参与指挥的最辉煌的战斗。克山县是伪满洲国北安省的“模范县”,地处北(安)黑(河)和哈(哈尔滨)齐(齐齐哈尔)铁路线上,是日伪以重兵把守的县城。城内有伪军一个团,守敌共约千余人。敌人为防抗联袭击,还在县城周围构筑了城墙,四门均设有警防所,派有大批警察把守。日本人吹嘘“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三支队确定智取克山县的方针后,父亲与支队队长王明贵先是每天带领部队进入村屯集会讲演,发动群众。而后,巧妙与敌人周旋,摆出进攻其他要害的姿态,采取调虎离山的战术,将驻守克山县的日伪军主力引出。1940年9月25日夜,部队经过秘密行军抵达克山县城,父亲率第三支队第八大队直冲到中央大街中心炮台,砸开银行,解放监狱。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抗联部队“攻克克山县城”。此战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0年10月,第三支队二进呼伦贝尔途中,袭击了嫩江县霍龙门车站。该站有一个日本的物资供应站,储备大量炸药、汽油、被服和粮食。父亲与王明贵、高禹民研究决定采取奔袭战术。战斗中,父亲带领直属中队迅速占领车站北面的敌人仓库,以最快的速度抢运物资。霍龙门战斗用时90分钟,俘敌20余人,毙伤日军6人,缴获步枪122支、马200匹、弹药2000余发,伪币7000余元,以及米、面、服装等物资。

袭击霍龙门后,12月1日,在阿荣旗鸡冠山隐蔽休息时,突遭敌人袭击,第三支队奋力反击,打死日军一少将三浦太郎。日伪称白桦山事件。

1941年3月,为解决给养问题。三支队袭击了东山木营,缴获了60匹马和一些粮食。4月,父亲带领三支队又攻克了辰清。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三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三支队迅速开往甘南县、阿荣旗等地牵制日军。父亲等第三次开赴呼伦贝尔地区。此时父亲由参谋长升为支队政治部主任。三支队故意向东北方向前进,造成敌人的错觉,与前来堵截的敌军在德都北、五大连池西交火,并取得了胜利。三支队乘胜继续向东北进发,打开了嫩江县东边的四站,消灭了自卫团和嫩江县南大营的一个伪军连,然后又进到黑河地区,于6月23日,袭击了驻守在罕达气金矿的日军和伪矿警,缴获不少战利品。10月末,三支队在茫茫林海里行军4天,行程250公里。11月1日,成功袭击了中东路支线二十六号车站,缴获大批物资和战马,使三支队由步兵转为骑兵部队。

父亲从1933年参加游击队到1941年,仅仅八年时间从一个战士成长为抗联三路军三支队的领导。父亲的每一次晋升都是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他多次负伤,左腿被打断,耳朵被炮弹震聋,他身体里折磨他后半生的一些弹片直到他去世火化后才找到……

老家的记忆里,村西头那一眼老井不会忘记,吱嘎吱嘎的辘轳声穿过时光的隧道,渐渐清晰。井沿儿上石板铺成的台阶,连接着去往家家户户的小路。

爷爷活着的时候说过的话我还记着:太平镇同成兴大院不吃别人家的水。长大了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自家大院里有自己的井。可见一眼井在当时的重要性。是啊,人离开老家到外地谋生叫背井离乡。就连寡妇改嫁了,算命的瞎子都说:你命里注定要吃两家的井。村西头这眼老井的位置,解放前是地主老唐家的南院套。土改时地主老唐家的土地房子都分给了农户,后来从互助组、合作社到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老唐家的老房框子上盖起了生产队的马圈、牛圈、仓库、粉坊、豆腐坊,这个院套叫队房子。这眼老井就圈在了生产队的院外,方便大伙使用。

“牛渴奔井沿儿”。井沿旁,架起一个长长的水槽子,一般都是木根,中间挖槽,两头一堵,也有用厚木板钉的,用来饮牛马。太阳下山了,牛马车陆续都回来了,干了一天活儿,牲口也都渴了,老板子和跟车的卸了车,把牛马直接牵到水槽子边,摇起辘轳,拎起盛满水的柳罐,把水倒进水槽子,牛马贪婪地喝起来。有时车路过井沿儿了,老牛不管不顾自个就直接奔过去,老板子吆喝也不听。每当路过井沿儿和水沟子,老板子都要下车牵着里套的老牛,挥着鞭子吆喝,不提前控制老牛,车上如果装的重载,老牛直接下道喝水很危险,容易翻车出事故。老牛能喝脏水,路边沟的水也喝,马一般沟子水是不喝的。当时农村人说谁家的跑腿子着急说媳妇,就用上这句:牛渴奔井沿儿。

井沿儿也是公共场所,一早一晚,挑水的人多了,放下水管拄着扁担唠点家长里短。屯子发生的事,大到老张家二儿子明天相亲,小到李家老母猪今早下了一窝白羔子,随着穿梭往来的扁担水管,一袋烟工夫就传到各家各户。挑号挑水的老邻旧居,熟头巴脑,谁着急有事,谁就先来。遇到老人和小孩,有的挑不动,一老一小一根扁担抬一水桶。摇辘轳把有危险,要是“跑排”了,辘轳把反回来也能打伤人。往往正在摇辘轳的把满满一柳罐水先给老的小的水桶倒上,让他们先抬走。谁给谁先打一挑水,举手之劳事不大,也让人心里热乎。

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去井沿儿玩耍,一不小心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屯子有句嗑:我咋得罪你了?我又没抱你孩子子下井!“狼吃猪,狗咬羊,孩子掉井,火上房”,这是说农村的“四大急”,遇到这其中之一真的够急的了。小时候听过一个民间故事:旧社会长工三兄弟给地主打长工,哥三个各有特点,老大爱说俏皮话,老二好占小便宜,老三爱干活早收工。新的一年开始了,老地主给他们哥三个立了规矩说:老大一年里我不问你不要说话;老二你负责赶集给我买东西,越便宜越好;老三以后无论干什么活儿,天不黑不收工。如果违犯一次扣一两银子。一晃半年过去,一天老大在挑水时,看见地主的小儿子

就连寡妇改嫁了,算命的瞎子都说:你命里注定要吃两家的井水。

井沿儿故事

刘晓鸣



掉井里了,他也没声张。老地主儿子不见了就到处找还是没找到,后来问长工老大,老大说:掉井里了。老地主说你昨不早说啊?老大说:不是你说的你问我我不许说话么?老地主哑口无言。后面的故事还有老二买棺材图便宜买了三个,老三如何如何……这毕竟是个故事,还是从井沿儿起头的。

东北的冬天嘎嘎冷,滴水成冰,井沿儿特别滑。井口洒水转圈冻,本来是六边形的井口冻成了一个圈,等冻到柳罐下不去了,要疏通才行。井沿儿道上除冰和疏通井口,屯子人合起来说叫刨井沿儿。两头带尖儿的铁镐,还有木头长把的冰镩,没这两样工具玩不转,人巧不如家什妙。刨井沿儿的活儿原来是大家轮着干,都很自觉,一家挨一家从东头到西头。也有的生产队包给一个社员,一冬天给几十个工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刨井沿儿这活儿都让“五类”分子干了,不给工分,这些“地富反坏右”要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有淘厕所,赶拉粪车,脏活儿累活儿都让这些“坏人”干。那时候生产队有个大屋子叫“学习班”,晚上经常搞活动,什么颂扬会、学习会、批判会。当社员们都到齐了,几个“专政对象”抱着膀,缩头缩脑地躲在门后。队长或民兵连长高喊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带上来!社员们高喊:打倒xxx!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然后低着头的他们几个由民兵押下去,社员们才正式开会。无论是刨井沿儿还是淘厕所,这些“黑五类”都是老老实实规矩规矩,不敢乱说乱动。

1969年隆冬,屯子来了几十个城里的知青插队落户,井沿儿又有新的故事。本屯子姑娘春莲和知青小牛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井沿儿挑水,小牛不会拴柳罐,绳子扣没系住,柳罐掉井里了。春莲去挑水,看见小牛正扯撒手傻眼了,她连忙跑回家,找来“三齿挠子”,帮他把柳罐捞上来了。春莲是大队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当时有个电影《春苗》正在上演,春莲是模仿春苗的打扮,梳着“歪桃”短发,身背红十字药箱,走家串户,打针送药,待人热情大方,社员都喜欢她。小牛城里干部家庭出身人长得帅又很机灵,读书看报记笔记,大会小会先发言,还会干点木匠活儿,属于“又红又专”一类,下乡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小牛干活儿擦破点皮,就跑到卫生所找春莲,抹点红药水“二百二”。春莲也找小牛借书,一借一还,接触越来越多了。屯子人多嘴杂,有人说春莲和小牛好上了。突然有一天,大队支部书记找到春莲,拿着春莲给小牛写的信,说小牛是大队培养的“苗子”,他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你不能干扰他扎根农村干革命,不许她再和小牛来往。春莲被打了一闷棍,当时眼睛都直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人们都说,坛子嘴能扎住,人嘴是扎不住的,春莲和小牛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听说的都有,睡沫星子能淹死人。没几天,春莲“疯”了,寻死觅活,往井沿儿跑要往下跳,家里人天天看着她,不得不辞了卫生所的工作。小牛啥事没有一样,还是积极的参加大队的各项活动,后来又入了党。有一天他和屯里的徐木匠一起干活儿。徐木匠让他抬小牛说:“小牛啊,咱俩虽然都是抬木头,但我跟你可比不了呀,我要砸死了,就在屯西边乱死,一死完就完了。但如果是你死了,估摸着你怎么着也得整个烈士,大队咋也得给你立个碑啊!”小牛讪讪地笑也不出声。徐木匠慢声细语又说了:“你没看我让你抬小牛吗,别把你压伤了,那可真白瞎了,你有才,人长得俊,大姑娘见你都疯了。”小牛这时候险像巴掌打的一样红,一句话也递不出来了。后来,小牛被推荐上了中专,知青点他最早离开了农村。自从小牛走了,现在在哪也没人知道。倒是偶尔有人念叨起春莲,老人们无不惋惜地说:春莲那孩子白瞎了,一朵花骨朵还没开就打蔫儿了!</p